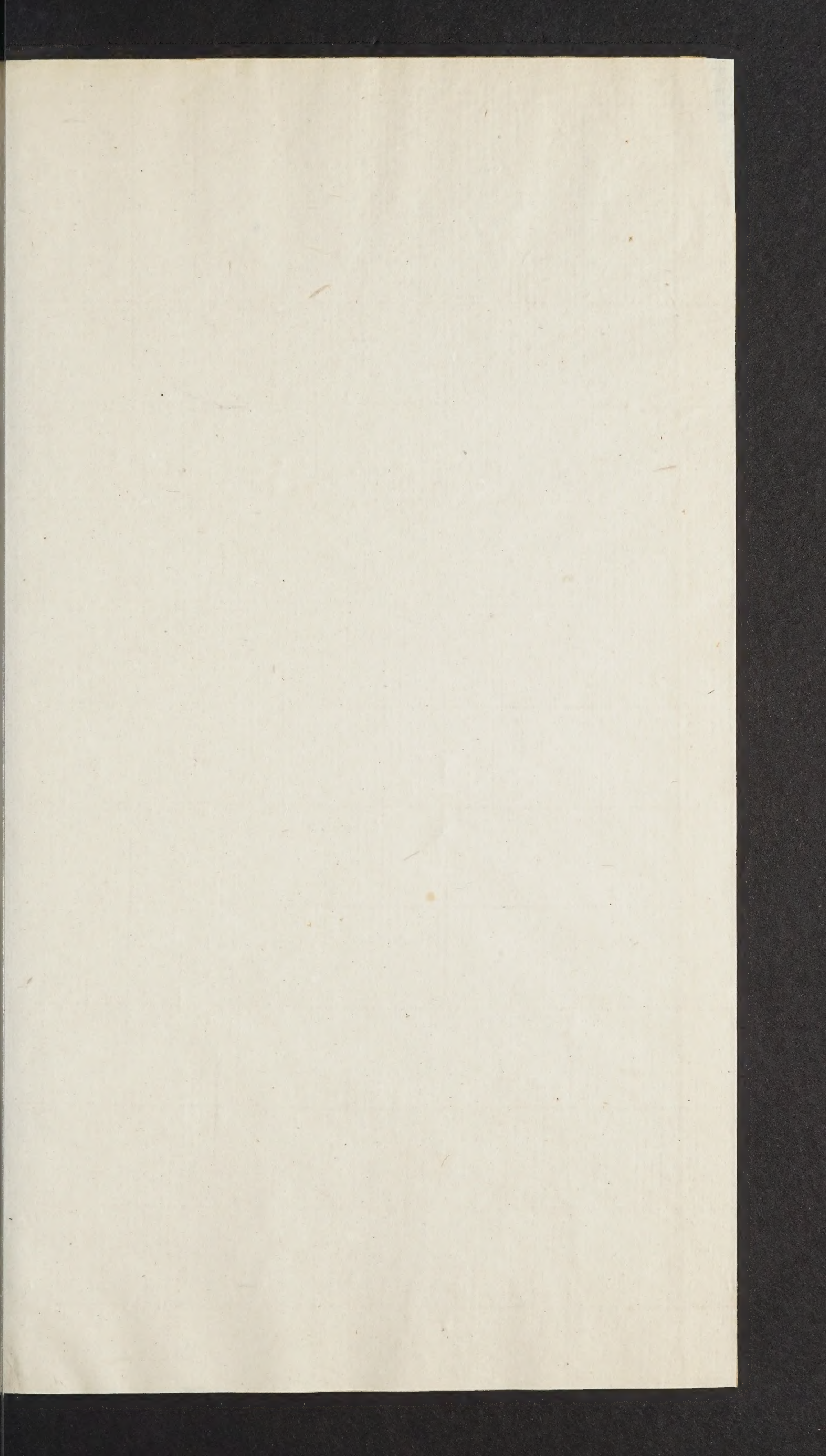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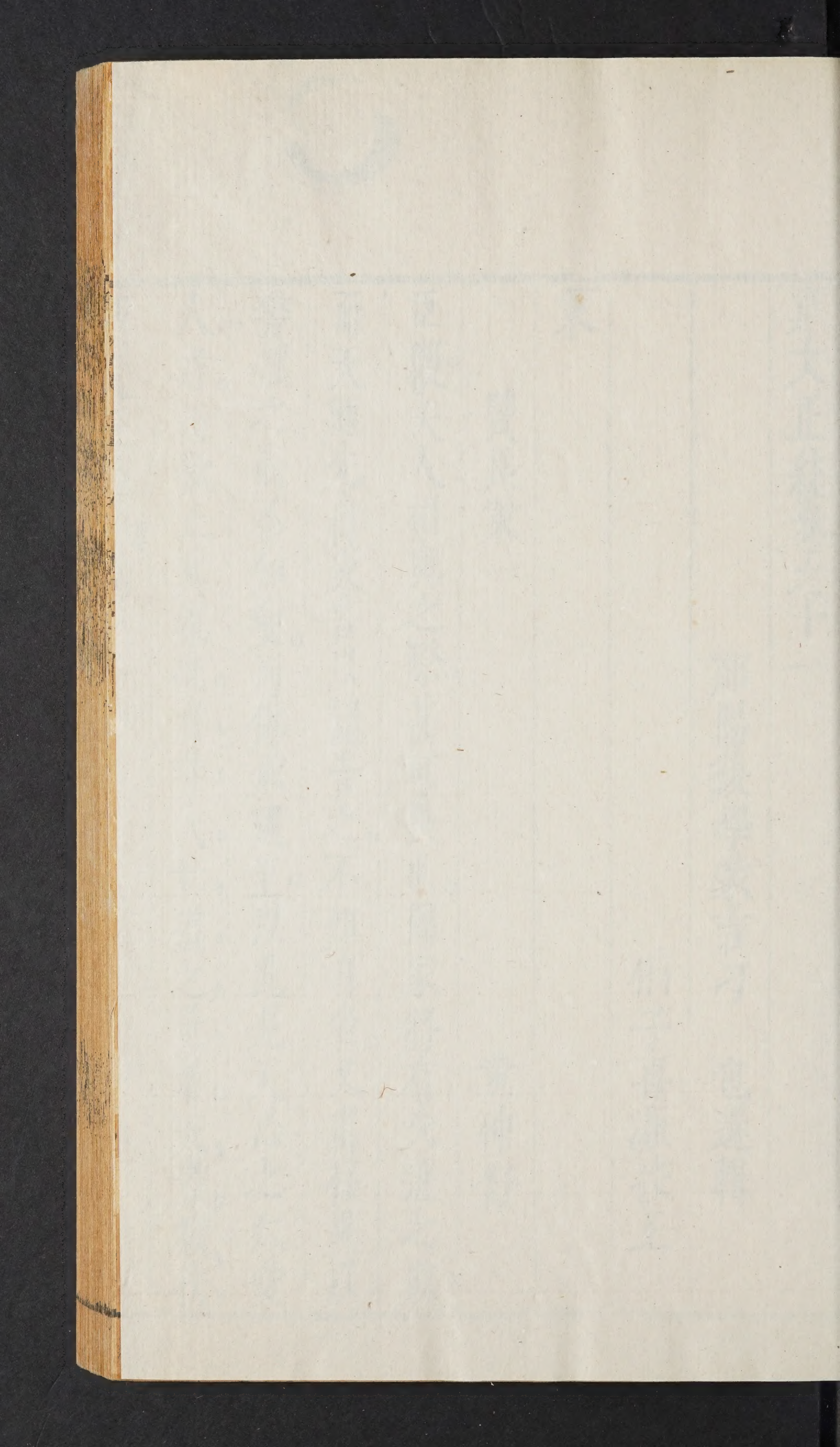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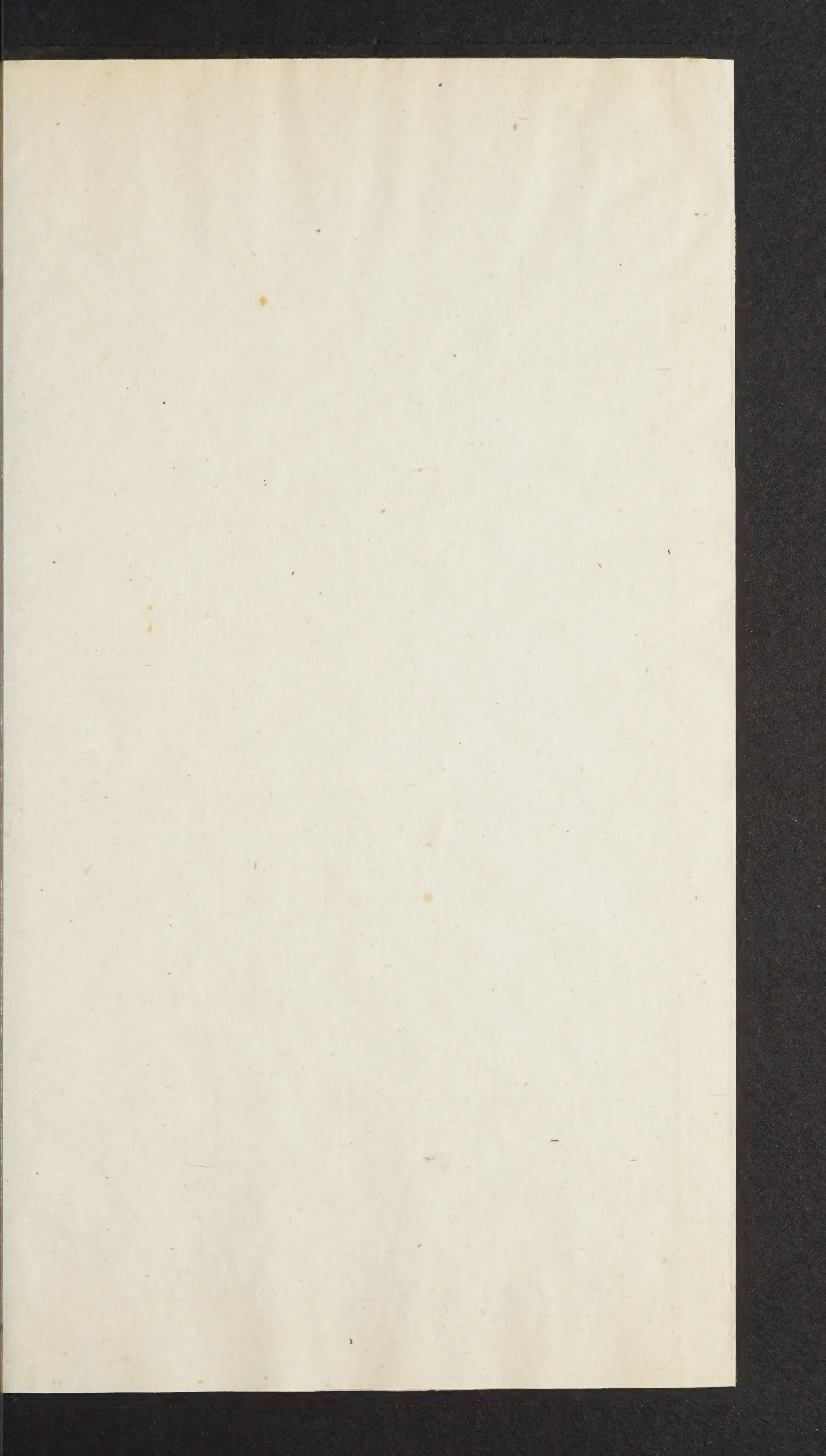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1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51
T52
1654
v.11







斯文正統卷之十一

祁陽後學蒙吉刁包選輯

伯子再濂校正

策

賢良策一　董仲舒

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

彊勉所以畏天

宣王中興亦有鮮終之嘆

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之爲生

法天道須明陰陽之理

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絶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

非學有本源不能以此告君

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

逐其欲利之心乃可

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
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
也埽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
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秦
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
有四年而亡然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
人民頑嚚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
而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

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漢高入關即云除秦苛法豈知秦法之苛至武帝時猶未除耶此策以正心爲本以教化爲先最中武帝之失尤最中漢之失其如徒善其對而不能力行何哉

意同首策而其說益暢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

士必養之數十年而後獲一旦之用趨辦目前終苟道也

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

材則英才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
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
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
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
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夫長吏多出
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
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
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
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

不問才德猶否而問年例久暫那有得人之理漢舉孝廉猶爲近古

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真也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周自棫樸作人而兎罝野夫皆堪干城腹心之選武周繼厥志教化大行一時俊乂輩出在宣王朝

猶用之不盡豈後世人才之盛所可幾及哉迨王迹既熄學宮鞠爲茂草而人才自此亦奄奄不振矣漢興未能復古武帝頗號知人然所得者不過文章詞賦之流其於董子要亦借之以光科名而已而未可云知已也欲駕秦而追踪周室豈不難哉

以明德配四時莫詳於本義

繁露書言於春秋無所得其後人僞爲與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

董思子
而後言性
董仲見諸

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

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
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
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
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
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
者大愼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
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
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

先儒皆言焉兼言引此

達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煩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

此與退之原道亦以是傳舜等語同屬擷得

之所覩儌達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庸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秦漢間學者或治申韓之學或攻蘇張之術六經語孟幾何而不夷於百家諸子也廣川對大廷獨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只此一語透胸達背全體靈通而又崇正黜邪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此豈秦漢間學者能道隻字哉厥後知道如韓公居然以孔墨併稱以臧孫孟軻併列況其他乎我故曰孔孟而後程朱而前有醇者董子一人而已

當年有賈董之稱賈生治安策川至泉湧非不瀝

漉動人然未免有發揚蹈厲之氣玩董子三策平正雅馴粹然儒者之言在理學中應爲特置一席何洛陽少年之敢望也此無他賈以才勝董以養勝故其形之筆舌者若是乎淺深厚薄之不同耳

珠璣錯落說心學二字貫之

廷試策

羅倫

臣對臣聞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務天下之大學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天下之大學也有其學然後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後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後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圖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學也者又帝王正心之要道也古先

能自得師者王帝亦然

聖王知其然。是以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鉸時子。武王學於虢叔。其所以精一此學。維持此心者。無不至也。故德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功高天下。名並日月。而不可及。自漢而唐。自唐而宋。其間英君誼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人。非不欲致君爲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載。未有一二。庶幾乎此者。或君有可學之資。有欲學之志。而不遇其臣。如高祖之於蕭曹。太宗之於房杜。神宗之於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

有君矣而無臣有臣矣而無君奈何

臣有匡國之才有格君之學而不遇其君如賈董之於漢陸贄之於唐二程朱子之於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憤歎而不能自已也此漢所以止於漢唐所以止於唐宋所以止於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此也臣每見前史見君有向學慕道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則悲其爲臣臣有匡國致君之學而君不能用之則悲其爲君陛下繼祖宗列聖之位即堯舜禹湯文武之位也禀天縱聰明之資即堯舜禹湯文武之資也治已至

叙題

點心字

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敢陳於前

點學字

矣。猶以爲未至。德已盛矣。猶以爲未盛。延萬機之暇。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詢唐虞三代。下逮漢唐宋諸君。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以明人倫。以厚風俗。以富庶百姓。以賓服夷狄。以增光祖宗。匹休帝王。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寔宗廟社稷之幸。天下生靈之幸也。臣敢不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爲陛下勉哉。昔范祖禹上帝學八卷。以爲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故。繇人主不學也。朱熹將入對。或曰。正

無隱

新用董了語而發明獨詳

心誠意之學。上所厭聞。熹曰。某平生所學在此。若有所回護。是欺君也。陛下有志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漢唐宋諸君之失。固無不學之心。亦非厭聞正心誠意之說者。臣敢不以平生之所學者告陛下。而自陷於欺君之罪哉。使愚臣於此。犬馬之誠有未盡。蒭蕘之言有或隱。上負朝廷。下負所學。臣恐後之悲今者無異於今之悲昔也。臣請因聖問而畢言之。陛下誠垂聽焉。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是道也。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語其大也。則爲父子。爲君臣。

發頭綱字 發明目字 照心字 書學字

爲夫婦。爲長幼。朋友之倫。若網之有綱。所以根柢乎人心。紀綱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經。所謂爲治之大綱也。語其小也。則爲禮樂。爲刑政。爲制度文爲之具。若網之有目。所以扶植乎三綱。經緯乎國體。乃古今之通道。所謂爲治之萬目也。是道之綱。非吾心主宰之則無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維持之。則無自而舉此心也者。又所以主於身而爲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心雖主宰乎是綱。非學則有所惑。綱何從而正心雖維持乎是目。非學則有所蔽。目何從而舉。此學

堯之大綱正

舜之大綱正

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爲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也大綱不正固不可以言治萬目不舉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古昔帝王之治其道雖多端然必大綱既正而萬目兼舉若堯之肇唐舜之起虞禹之創夏湯之建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在堯之時親睦九族以廣愛敬之恩釐降二女以正閨門之禮館甥二室以厚朋友之倫堯之大綱無不正也在舜之時底豫瞽叟而父子之位定克諧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于二女而閨門之儀肅舜之大綱無不正也欽若昊

金閣壁經

堯之萬目舉

舜之萬目舉

歸本列心

天敬授人時。命羲和以秩東作。命羲叔以秩南訛。命
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鯀以治洪水。命
四岳以明揚側陋。允釐百工。咸熙庶績。萬目之舉於
堯何如也。察璣衡以齊七政。舉祀禮而朝諸侯。命四
嶽以明四目。達四聰。命十二牧以修內治。服遠人。命
禹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皐陶以明五刑。命伯
夷后夔以作禮樂。命龍作納言。四方風動。庶政惟和。
萬目之舉。於舜何如也。唐虞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
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堯舜之心。惟務大學。以正

歸本到學註

禹湯之六綱正

文武之大綱正

閒用毛詩

禹湯文武之子孫大綱正

其大本也。不寶淫泆。不疵玩好。而允執其中。堯之學也。用遊於佚。用淫於樂。而允迪厥德。舜之學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則學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其在禹也。典常之率繇。彝倫之攸叙。其在湯也。舊服之纘。人紀之肇修。其在文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鳴以饗群臣。樛木思齊以嚴閨教。故其子孫或敬承繼禹之道。或布德服禹之跡。或率乃祖攸行。或鑒先王成憲。或篤叙正父。或對揚光命。或率德以蓋前人之愆。或脫簪

三代之萬目舉

歸本到心

以輔中典之治。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綱也。其養民也。夏以貢。商以助。周以徹焉。其教民也。夏曰較。殷曰序。周曰庠焉。其制刑也。夏有禹刑。殷有湯刑。周訓祥刑焉。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人六典。阜成兆民焉。其作樂也。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其習尚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焉。三代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如此豈徒然乎。本於禹湯文武之心。惟務大學以正其大本也。祇台德先。不自滿假。懋昭大德。不邇聲色。

歸本到學上

又總結

點學字

發喪戮叛五霸假之也

禹湯之學也。不盤遊而。緝熙敬止。不作無益。克愼明
德。文武之學也。使禹湯文武。不從事乎此。則學有未
至。而大本不立矣。綱何自而正。目何自而舉哉。此堯
舜禹湯文武。惟能務天下之大學。以正天下之大本。
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漢唐宋諸君。雖有
天下之大位。而不能務天下之大學。所以天下之大
治。卒不能致也。漢就高祖言之、如發義帝之喪。戮丁
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義。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
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廣

啓氏之惡亞於武氏

夫婦之綱何在

大抵皆襲秦舊

進題一去

昆弟之愛。故繼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制其兄。婦不敢篤其夫。臣不敢專其君。豈不繇高祖之作則哉。此其大綱可謂正也。然其養民也。阡陌之壞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復。其教民也。坑焚之禍未久。而學較之制不復。郡縣之設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復。五禮六樂之廢未久。而禮樂之制不復。此其萬目未盡舉也。況兄弟不容兆於羹頡之錫。封夫人同席兆於戚姬之見寵。大將見殺兆於韓彭之葅醢。先儒謂漢大綱正。以臣觀之。漢之大綱亦未能盡正。如唐虞三代

歸本到不立上

顧有可觀

也漢非惟萬目未盡舉而大綱亦未盡正以其或不
事於詩書或溺於黃老或雜於刑名或荒於土木神
仙而聖學也雜聖學旣雜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
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唐就太宗言之脅父臣
虜逼奪神器父子之親何在誅及同氣蹀血禁門兄
弟之義何在納巢剌妃嬪武才人閨門之禮何在故
繼世之君子攝兵叛其父臣攝兵叛其君婦篤其夫
兄戕其弟豈不繇太宗之作俑哉此其大綱可謂不
正也然設府衛之法彷彿古人寓兵於農之意設覆

奏以審刑。彷彿古人欽卹之意。此則萬目可謂能舉也。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純也。田疇之制。比之先王。未備也。學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禮樂之具。比之先王未修也。先儒謂唐萬目舉以臣觀之唐之萬目。亦未能盡舉如唐虞三代也。唐非惟大綱不正而萬目亦未盡舉。如此以其或蔽於異端或荒於遊畋或錮於女色或甘於小人而聖學也怠聖學既怠則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哉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先務也。金匱之書。千古不磨。神

差勝漢唐

器之重。一朝脫維其厚勳舊也。杯酒解柄終全勳名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其嚴閫範也。內言不出於外。私恩不害於公。故繼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間雖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操戈之事。則未聞閨門之內雖不能齊美乎關雎之化也。而聚麀之恥。則未有。此其大綱。亦云正也。然制度頗因五代之舊。不能復先王之制。勸課農桑。美則美矣。視三代養民之制。何如。修廣學校。盛則盛矣。視三代學校之制。何如禮樂紛

潤畧開自多端

進題一步

諸儒之喙。視三代制禮樂之遺意何如。兵財係朝廷之制。視三代制兵財之遺法何如。以至贓吏之戒不嚴。敗軍之法不立。設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太濫。此其萬目。亦未盡舉也。先儒謂宋太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以臣觀之。黄袍加身。未免來人之公議。燭影避席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厭夫衆心。郭后之事。未免有疵於盛德。則宋之萬目固不舉矣。而其大綱亦豈盡正乎。宋之諸君。見於行事如此。雖日夜分讀書。未免徒侈乎虛名。雖日與群臣談經。未免不關

歸本到心學上

叙大綱

乎實踐。聖學既無其實。則大本不立矣。其大綱之未盡正。萬目之未盡舉。又何怪其然哉。漢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繇大學不講。大本不立故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混一區宇。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大本以立。學堯舜禹湯文武之學。而大學以明。故以其大綱之正言之。觀其祭畢便殿。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慼不勝。則我太祖之聖孝。一虞舜之大孝。周武王之達孝也。觀其剖符錫壤。建封諸王。上衛國家。下安生民。則我太祖之親睦。一虞舜之敦叙

九族。周武王之時。庸展親也。觀其君臣同遊之言。則與唐虞之都俞吁咈。商周之左右篤棐。同一揆也。觀其申明五常之誥。則與唐虞之敦典庸禮。商周之建中建極。同一揆也。大綱之正。有不如唐虞三代者乎。以萬目之舉言之。則法井給民之言。互知丁業之戒。與古人重農之意。相由入也。學校以教民之制。鄉飲酒之禮。與古人立教之意。相表裏也。內設六卿。以總治天下。外設布政司。以分理郡邑。內設都察院。以肅朝廷之紀綱。外設按察司。以為四方之耳目。則其制

歸到心學上

官之意。庶幾乎古人六卿九牧。相倡和也。兵部帥府相繼於內。而將帥無偏重之勢。布按都司。相制於外而藩鎮無專恣之患。則其制兵之意。庶幾乎古人司徒司馬。相統屬也。命牛諒以制禮。則斟酌先王之典以還中國之舊。命鄧凱以制樂。則務宣和平之意而屏褻狎之習。萬目之舉。有不如唐虞三代者乎。列聖相承。心太祖之心。學太祖之學。聖德日新。而無不正之綱。聖化日廣。而無不舉之目。然法久則弊自生。世久則俗自降。故人倫有不明。風俗有不厚。而我祖宗

歸本到心上

之綱目。漸以淪斁。百姓有不富夷狄有不服。而我祖宗之綱目。漸以乖張。陛下嗣承大統。於茲三年。夙夜惓惓。惟此之慮。陛下此心。卽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翼翼武王之無貳之心也然自卽位以來。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於厚風俗。而風俗至今猶未厚。躬耕籍田。蠲免租稅。已有意於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猶未富庶。簡練將帥。嚴飭邊備。已有意於賓服夷狄。而夷狄至今猶未賓服。陛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堯舜禹湯文武

歸本到學上

之治意者陛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有未至乎何其心之倦倦而效之邈邈也臣請爲陛下熟言之以陛下望治之切求治之篤必憤發於中憂形於色而倦倦之誠益有所不能已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於上而行於朝廷者也未有不行於朝廷而行於天下者也以人倫言之今公卿大臣雖軒墀之內有霄壤之隔是非不及於面諭則腹心無所託而下情不得以上通可否惟出於內批則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親之義也陛下誠能體

君臣之綱不正

腹心手足之義。畧崇高貴重之勢。召見不時。咨訪非一。使願輸忠悃者得以獻其誠。務為蔽欺者無以施其詐。則君臣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厚也。閭閻小民。忍心害理。生則私妻育子。別耤異財。曾夷狄之不如。死則食稻衣錦。火葬水瘞。曾禽獸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愛之恩也。陛下誠能望陵興哀慕之悲。慈養勸定省之誠。公卿守終制之典。士夫嚴匿服之禁。則父子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親也。觸形骸而分胡越。弟或戕其兄。同門戶而設籓籬。幼或賊其長。何有乎兄

父子之綱不正

兄弟之綱不正

弟之愛也。陛下誠能厚同氣之恩。師友于之愛。嚴犯
上之律。敦敬長之風。則兄弟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

夫婦之綱不正

愛也。妾媵無數。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娶論財。中華行
夷虜之風。何有乎夫婦之道也。陛下誠能則關雎之
化。正宮闈之禮。申明婚嫁之式。定著妾媵之數。則夫
婦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正也。所貪者利祿。誰同心
而相濟。所附者權勢。誰同道而相益。落穽下石者紛

朋友之綱不正

如。貽書爭諫者。寡若。何有乎朋友之交也。陛下誠能
親君子之朋。遠小人之黨。燭擠陷之奸。奬協恭之正

蘇棐劉學士

任論倜儻

意求治安策

則朋友之化行於下。而無有不善也。人倫之明。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倫之道。則人倫庶乎可明。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風俗言之。朱扉一開。燕鵲駢集。諛佞詭隨者。名之曰變通。緘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矯激。持心操節者。刺之曰干名。此士夫之風喪也。陛下誠能塞奔競之門。杜諂諛之口。奬名節之士。張正直之氣。則士夫之風振矣。庶人帝服。倡優后飾。雕梁畫棟。惟恐其不華。珍饈綺食。惟恐其不豐。錦

尊崇文藝安得有實才實行

禪老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綉金玉。惟恐其不多。然色麗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風盛也。陛下誠能躬節儉之實。抑浮靡之費。重借踰之罪。定上下之等。則奢侈之風降矣。典學較之教者。尸虛位而無實行。發科貢之途者。飾虛譽而乏實才。此學較之風衰也。陛下誠能重師儒之任。使無實行者。不得以濫明嚴科貢之選。使無實才者。不得以幸進。則學較之風興矣。珠宮梵宇。照耀雲漢。髠首黄冠。充斥道路。此道佛之風熾也。陛下誠能監梁武宋宗之失。斥禍福報應之論。惟崇乎正道。毋惑於邪說。

尊之爲神呼之爲兄所以也

歸本到學

則道佛之風熄矣苞苴一入賤可使貴賄賂一通滯可使達黷貨載歸里閭稱慶琴鶴自隨妻子怨讟此貪黷之風盛也陛下誠能綜覈名實督行勸懲廉介者必彰而無隱貪墨者必誅而無赦則貪黷之風止矣風俗之厚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厚風俗之道則風俗庶乎可厚無異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百姓之失所則徵求極於錙銖而湍危於寵倖之費苛斂至於毛髮而尾閭於異端之泰此吾民之困於賦斂者可恤也征

何宦流民圖

舸貢艦。動連千夫。工匠與臺延及數戶。此吾民之困於征徭者可恤也。困逋阡陌。利累羊羔。家雞圈豕。惟其所啖。此吾民之困於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籯金。飫鮮醉醲。市虎門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於貪官黠胥者可恤也。刼掠踐蹂。雞犬一空。脅持抑逼。肝腦塗地。此吾民之困於兵戈盜賊者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壯者散於四方。老稚轉乎溝壑。此吾民之困於飢饉流離者可恤也。百姓之失所固可恤矣。然恤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重守令。急務在於節財

有志之士每恨不得爲牧守以其親民故也

擇冢宰

擇司馬

賦。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則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豪猾緣此而橫。盜賊緣此而起。財用者民之命脈。財用不節。則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歛千。賦歛緣此而苛。征徭緣此而濫。欲重守令。在於慎選科貢。踈理胄監。嚴勵風紀。精立銓法。欲節財賦。在於簡閱軍士。沙汰冗官。杜抑私愛。斥絕異端。科貢既慎。則專圖僥倖者。不得以幸進。胄監既理。則苟延歲月者。不得以幸選。風紀既嚴。則貪濁有狀者。不得以幸免。銓法既精。則文理不達者。不得以幸用。政績不聞者。不得

以幸遷而守令自重矣軍士既閱則老弱無能者不得以幸食冗官既汰則備員充位者不得以幸祿私愛既杜則貴戚近習之屬不得以幸賜異端既斥則佛老邪怪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財用自節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之道則百姓庶乎可富而無與於唐虞三代也以言乎夷狄之梗化則虜驕於北羌黠於西變詐之不測侵掠之不常驅之不足於兵守之不足於食此西北之夷

處處蠢動可爲寒心

明主安內[illegible]攘外

寇可慮也。阻山川以爲固。結流民以爲援。鬼出神沒蜂屯蟻聚。此荊襄之夷寇可慮也。丹崖千仞。青壁萬重。攻之則據險。守之則廢時。此兩廣之夷寇可慮也。團聚山砦。流俘鄉邑。我進則彼去。我退則彼來。此川蜀之夷寇可慮也。夷狄之梗化固可慮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於修內治。布恩信。急務在於擇將帥。足兵食。內治不修。則根本不固。恩信不立。則人心不服。將帥非人。則敵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則士氣不振。衆心不守。欲修內治。在於戒逸樂。足民用。任

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於宥脅從綏降款欲得將帥在於收人望專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於廣屯田增士兵逸樂既絕則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則邦本日固君子既用則群策日陳小人既退則奸弊日銷脅從既宥則叛亂日懷降款既綏則歸附日衆人望既收則將才日至委任既專則將士日奮欺罔既戒則賞罰日明屯田既廣則儲蓄日富士兵既增則兵力日振何慮夷狄之不賓服哉夷狄之賓服自於上非務學不能知臣願陛下惓惓聖學以正大本急求

所以賓服之道則夷狄庶乎可服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也嗟乎陛下惓惓於唐虞三代之治而臣惓惓勉

又總結

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學者誠以大綱之未正臣不憂也人倫之不明風俗之不厚臣不憂也百姓之未富庶夷狄之不賓服臣不憂也臣所憂者陛下之大本雖已正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光明陛下之

又總結

大學雖已講矣或不能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精一陛下縣臣之言持惓惓圖治之心致惓惓爲學之力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艶之

蠲滌心字

還題

色淫哇之聲不足以蕩此心便佞側媚之言不足以蠱此心神怪佛老異端之說不足以惑此心沈湎耆淫盤遊之事不足以荒此心華麗珍怪奇玩之物不足以侈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類不足以雜此心而大本立矣大本既立繇是大綱可正萬目可舉人倫繇是而可明風俗繇是而可厚百姓繇是而可富庶夷狄繇是而可賓服薄海內外繇是而可熙然太和宗廟繇是而可以永安神器繇是而可以永保聖壽繇是而可以永延祖宗列聖繇是而可以增光二帝

讀參利學 上 實發學字

三王。繇是而可以匹休。而漢唐宋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風也。若大本不立。則雖疲精憊神。以求正夫大綱。舉夫萬目。以遂數者之效。而快陛下之心。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無一可爲者矣。此臣所以欲陛下從事於學也。然臣之所謂學者。非稽同合異以爲博也。非鉤深致遠以爲奇也。非綴章繪句以爲美也。臣之所謂學者。即大學之道也。是學也。即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學者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平天下。治國。齊家之要。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正心誠意。

左用所以衍義

帝王之學即吾儒之學誰謂與經生異

正心誠意之要在於致知格物宋儒衍繹其義以資

告其君齊家之要有四曰重妃匹嚴内治定國本教

戚屬修身之要有二曰謹言行正威儀誠意正心之

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格物致知之要有四曰明

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人情是書也乃先聖之心法

萬古之元龜制治之良圖保邦之大道陛下必惓惓

於此晝而誦之夜而思之親近儒臣質問疑義毋徒

事虛文毋徒應故事毋徒聞之於耳而不識之於心

毋徒聽之於人而不復之於己毋徒能之於始而或

辨此[illegible] 眞實丁寧

忽之於終毋徒講之於百辟雲集之時而即棄之於宮闈深嚴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間毋以寒暑而有輟或摘其要語而列之屛幃或參以祖訓而銘之座右考之於經證之於史如其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之而安以之而興以之而壽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於此者乎如其事也古人以之而亂以之而危以之而亡以之而夭即惕然以省曰吾今日之所爲有類於此者乎念念在此此念之外無它念事事在此此事之外無他事如是然後可謂之惓惓也

如是然後所存必正念。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
親必正人。如是然後身無有不修。家無有不齊。國無
有不治。天下無有不平也。嗟乎。人主之心。未嘗不好
治而惡亂也。好安而惡危也。好盛而惡衰也。好壽而
惡夭也。然治常少。亂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
常多。壽常少。夭常多。往往違其所好。蹈其所惡。夫豈
其本心哉。以不能惓惓於學。而陷於不知故也。如人
之療病。未嘗不欲其生。而卒至於死者。亦豈其本心
哉。以方書不熟。而用藥不精。故也。方今天下之勢。如

合峯面策國手其可乎

人受病非不楞然且大形猶人也內自心腹五臟外達四肢百骸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識者以為寒心而庸醫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曰吾無病也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如是者三扁鵲望見桓侯而走後五日桓侯病作召扁鵲扁鵲已逃去臣願陛下以本心為元氣以賢臣為明醫以古聖賢經史及祖宗寶訓所載之言為古方為藥石懼病之將深而預治之信任明醫熟閱古方深察脈理精擇藥石然則嗜慾慎防護日調理其

元氣急求病根之所在而剿除之。則元氣自回於內

邪氣不攻於外。則百病自消。天年自固。何憂壽不如

堯舜。不如禹湯。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猶可為也。及今

不為。臣恐扁鵲望之而走矣。雖噬臍無及也。唐虞三

又總結

代。與我祖宗列聖之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元氣

本固。客邪難入。病無自而生也。漢唐宋之或大綱正。

又總結

而萬目不舉。或萬目舉。而大綱不正。元氣未固。客邪

易來。隨病而施藥者也。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而漢

唐宋。用是道則治。不用是道則亂。用是道則安。不用

用易之言
結心字用董子之言
結學字

是道則危。用是道則盛。不用是道則衰。用是道則壽。不用是道則夭。用是道則遐長。不用是道則短促。然則是道也。乃世道治亂之所繫也。社稷安危之所關也。風化盛衰之所繇也。人主夭壽之所本也。國祚長短之所在也。陛下可不大儆於心乎。易曰。正其心。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聞。則光明矣。行其所知。則高大矣。高大光明。不在乎他。惟在乎加之意而已。臣願陛下加意於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於仲舒之言也。蘇軾對仁宗曰。天下

言者丘山聽者鴻毛所繇來漢矣

無事則公卿之言輕如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臣願陛下不視臣言如鴻毛。而視臣言如丘山。則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俯拾芻蕘。上塵天聽。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項刻間萬言立就。如江河傾倒。汪洋浩瀚。莫能窺其涯際。而支分派別。井井不亂。其天造地設乎。其神運鬼輸乎。其淮陰之將兵。多多益善乎。噫。文章之大觀止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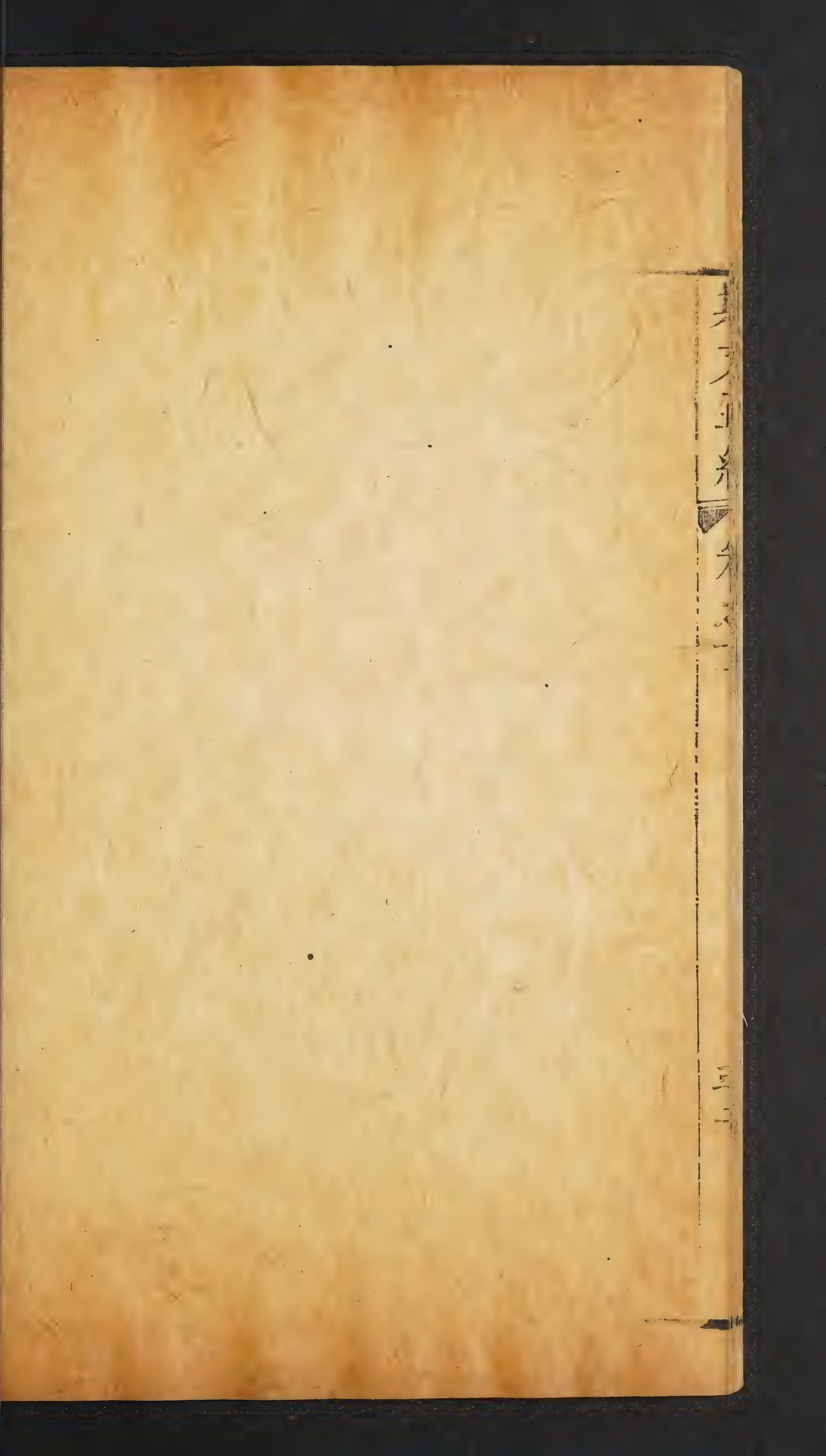
自制科來及第者。未易更僕數。然而傳其人併傳

其文者指蓋不多屆也此策通達似賈太傅而養
過之醇正似董廣川而才過之懇切似陸宣公而
學過之擅諸子之長合群儒之粹自古廷對者嘗
推爲第一
漢武策士得一代大儒爲之首説者深幸得人而
重惜武帝之不究其用也然天人三策彷彿大段
耳未能窺見全體也何若文毅之對本諸孔孟程
朱歸諸堯舜禹湯文武繇其道雖流唐溯虞滌殷
盪周可也豈特與漢唐宋比隆已哉柰何徒傳一

日之功名未樹千秋之事業從來君臣遇合之難如此哉

扶植綱常一疏與此策相爲表裏可謂不食其言矣文達贊相不聞受盡言劾劉珙富弼故事反因而下石焉有愧文潞公多矣

學者役役於八股之業日思對大庭而不知禹言策爲何物特錄此篇作第一人榜樣然必如是而後稱第一人則亦可以寤學者幾倖之心矣



開口引君實正進諫鴻

說朝廷求

正朝廷疏　　臣濬

臣按哲宗臨政召司馬光於洛問光所先者光首上一疏且以爲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爲光之此疏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蘊必假言以發之帝王莫如堯舜以言爲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以言爲知人之本言之所關係其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爲己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求之

言之法委曲詳盡

傳問以禮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爲之升用加所謂極言直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己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俾事事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諫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

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蓋此意

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壽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患預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於乎。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上者誠能廣

陳言之路弘含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禍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聖明留意

君門遠於萬里非虛懷延訪委曲以盡下情則指鹿爲馬者至矣故人主之患莫大乎自用自用則拒諫拒諫則飾非飾非則用人行政之間有顛倒錯繆而不自知者自古英明之君蹈危亡之禍蓋坐此耳瓊山疏深切著明尤爲治安之原太平之

矣凡爲人君者無問賢愚昏明皆當服膺此篇

論者立人達人其學問亦如是

再論聖學疏　汪若水

聖學之大莫過於求仁。仁者以人物爲一體。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曰。近取諸身。今夫人之一身。主之惟心思。調之惟元氣。運之惟股肱耳目。通之喘息呼吸。惟喉舌。發之惟百體髮膚。故心思不宰則狂。元氣不調則病。股肱耳目不運用則痿痺眩惑。喉舌不通則呼吸不來。飲食不進。百體髮膚不潤則不仁。是之謂解體。五者有一焉。死亡且至。扁鵲所望之而走者也。故夫人君者。猶身之有心也。三公論道燮理陰陽。

猶身之元氣也。九卿百執事猶身之股肱耳目也。科道言官猶身之喉舌也。天下兆姓猶身之百體髮膚也。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諸一體之義乎。今夫人之於身也，兼所愛也，兼所養也。至於公卿庶官萬民相待一體者，而有弗愛弗養焉，是之謂自解其體。夫哀莫大於解體也，搔末之思耳矣。故夫人君者，以身體群物，愼所以愛養之。伏惟陛下天錫睿智，宜視三公九卿百職科道萬民猶一身，反身而求之，第吾身之必思不可

以此養身喻修家金國達甚

以一時不寧也。則必思所以正其心以主群動不宜或有放失也。知吾身之元氣不可以一時不調也。則於內閣老臣必思所以時召問訪誠意交孚。不宜如是疏濶也。知吾身之股肱耳目不可以一時不運用也。則於九卿百執事必思所以體悉禮遇推心委任不宜如是外達也。知吾身之喉舌不可以一時不通也。則於科道必思所以納其言從其諫不宜或有沮塞也。知吾身之百體髮膚不可以一或不仁也。則必以天下窮民如疾痛在身。思所以惠育之不宜如是

爵貧不一也臣前日陳乞已蒙聖旨俞允其召問大臣選老成等事未見施行臣是以復進一體之說伏乞聖明全體物之仁玩取身之義兼愛養之道慮解體之患懲扁鵲之走立大公以普天下宮中府中視爲一體疾痛痾癢無不相關使天下後世頌爲至仁之君追踪堯舜臣豈勝願望之至

孟子有腹心手足之喻書有股肱耳目之喻詩有喉舌之喻皆以言乎君臣同體之義也廿泉公濬成一片以獻納其君覺全體痛快矣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臣惟人君者不以王道爲心雖有爲也謂之有爲之主則可非大有爲之主也爲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而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畧幸爲陛下詳陳之夫王道乃帝王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外身心以爲治是爲霸道霸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私王道眞霸道僞王道實霸道虛王道坦夷霸道崎

明於聖賢之學纔可語王佐

噫。人主不可不深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更創制度。振舉綱維。黜陟人物。催勸陛下於身心用功。身心之功既至。則王道者於政事者。布在方冊。可因可革。可益可損。當自能裁之。而群臣有名世者。當一一有以輔之也。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必乎殺之也。君得此心。而當教養之責。則當心天之心。以達之萬事。以生乎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

之理無一物無生生之氣禮樂明備格化所美至和
薰蒸。諸福畢至皆繫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即天理也。
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
身。則不能無欲。欲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爲之蔽而不
能盡遺。此天理遂以漸泯。人心即以瀰亡。始於濫觴
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爝而至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
之失。欲遂於一已一時。而患及於天下後世。可不慎
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然非有大有爲之資
有大有爲之志者不能克也。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

開人不敢諍之口

臣在山林伏聞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爲之望嗣登寶位屢著大有爲之實邇者崇異端僾近習以蠱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爲矣先儒程子謂學者不可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王道乃人君第一等事臣所以勸陛下行之而竊獻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學曰廣聖知夫所以必先於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定多惑於近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有高遠難行者也人皆謂

以爲堯舜況於人君誠致中和而臻位育之效立皇
極而成參贊之功將見黎民於變而比屋可封四方
風動而魚鳥咸若此明効大驗必至焉耳古語云有
志者事竟成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
惓惓夫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
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
在於敬也故曰一聖敬爲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
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
敬以存養之則中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爛

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而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截斷於慮念之初芟除於事爲之際必使私欲無一髮之容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程子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即天德也此即愼獨之功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德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心必不離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

好樂好武好內好察察以爲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行王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惓惓夫聖敬旣一則作聖之功至矣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陛下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卽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必其知之眞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以易者此事此物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事此物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

猶於時勢始可與言隨時變易之理

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之極其傳。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儲峙之備。後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

末說破王道深思

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典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淨而均肅老之康豐裕而浮僞滋後世之習俗月惡矣何以反之王道之淳枝葉繁而根本蹶後世之學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之正事事有要一一究之使王道之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徒啓經筵以勤講而儒臣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時賜引諭所以涵養聖知者深

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所以增益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毋有避忌使之得盡其情彼勳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群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擇所以保護聖知者益功

臣尤不勝惓惓

先生嘗有疏請讀太極西銘及定性書薇齋箴其爲理學一派可知此疏詳陳王道一洗後世功利之習而歸諸三代所云名世盖同許也

欽崇天道疏

治天下猶治家然

臣聞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爲之子者憂愁鬱抑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之怒矣然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懽心以底大孝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遂肆然於一家之間爲之厮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畧不思顧其主以爲長久計視其主之憂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爲怒矣夫天大父也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

小大之臣陛下之所養也。今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小大之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食不安。爲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已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臣不敢毛舉以瀆聖聽。請以今日之急務。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留聽焉。大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輔之事。陛下之於輔臣。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者。陰挑其禍。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

置呂於君子小人之間良是

夫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伈(音上聲)伈俔(音遣)俔若不敢然甘於稜稜恬於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効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比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為太平末

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惠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下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愼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

民亦盡鼓之風

窮群居終日逖若鯈鮒于閒有忠義激之者則曰

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讁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沉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蘊。無必顧忌。言有可操。則次第施行。否則亦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

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讒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勲碩德。顧削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萃之於空山。或踈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共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

賢之本心哉。臣願陛下倣至怨之蒲輪。駕強珍之聰
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
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有言。自古國
家之敗。未有不繇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
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
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
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迹。識禍
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頃年以來。
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

詭蓋此曹威福

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質

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傳
臣之進講也。指其章爲其書。訓其字爲其義。殊無反
復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
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
信也。臣願陛下擴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
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
月之不然。一月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
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
已哉。

擇相臣開言路稟泉正守祖法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歸本到明理上去則吾儒教學正宗也汝愚年踰弱冠而天才駿發名理沛然即以邁迹終賈菝踵程朱可矣說者謂為忠鯁名臣不必厠諸道學之列吾不信也

應詔封事䟽　　鄒智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音遠）蜒（音延）如龍蛇、人馬辟易、益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

從治安策來而理則加大

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與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疑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伏讀明詔。有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卽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嘩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

隱忍驕慢 朝令所以

不日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弊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爲陛下陳之惟陛下虚心以聽夫内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

素望更急進賢退不肖之心故言之無諱乃爾

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覩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獘社稷下獘蒼生此獘所當革者也臣願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獘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

端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貫

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陛下。鑒其所旣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太祖高皇帝爲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由於一矣。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哉。然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

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嗛。自台閻須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

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陛下自黙簡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群臣對宦官言之。群臣爲陽。宦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爲陽。人欲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祇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臣又聞

天之學

今日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顧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旣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賛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

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逺。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奇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顧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陛下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

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為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陛下為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人主咸恩與利而不知利莫利於君子咸與華獎而不知獎莫獎於小人打破此關天下豈有不舉

之政哉削宦官之權亦是革弊內事正心則君子日親小人日踈利之所以興也末後事親一段尤破拘儒之失葢文章經濟理學三者交擅其長矣

諫迎佛疏

王守仁

以將順爲匡救張本與稱神謂聖者自別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皆紛紛進諫臣愚獨竊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皆出於忠愛至情然亦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源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説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眞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

入題

覺步

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

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詒敗
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困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
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
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絶欲求全性
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
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賊盜日熾。財力日竭。天下
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
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
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

又寬一步

照應

又進

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僥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

此二句爲頭腦承先起後　緊一步　文寛一步

文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西域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佐。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囂頑。就此

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

緊一步

緊一步

緊一步

緊步

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若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玅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

兩兩比勘使佛氏無辭以對

又緊一步

是甚荒
固無論

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甚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揑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一欲求之于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一人能傳堯舜之道者

者日之意但渾涵不露

照應

照應

又呼之一

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之六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詭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遥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

歩

千言萬語歸本孔孟

懇惓

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輙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須越

之至

韓公佛骨表古今嘖嘖稱諫章第一及讀陽明一
疏覺彼戇而此婉彼激而此和彼難合而此易入
諫法五孔子獨取諷諫良有以也易曰遇主於巷
又曰納約自牖其斯之謂與
老泉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龍逢比干
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若陽明之心之術蘇子何擇
焉
茅臏之舌歐蘇之筆程朱之理莫不各臻其妙



語雖平淡意實悲惋讀之可想見此公之孝

至言至情

陳情乞終養疏　　陳茂烈

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勝跋涉。重違故鄉。臨別丁寧。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季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敕命。舉家幽明。感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衰邁。久懸姐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年不

一字一淚　一淚一珠

君恩可以再酬

可以多得也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毋一子否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旣思毋則報主之心亂毋復思臣則保身之念微臣心可憫毋心尤可虞也伏望皇上憐臣毋子孤苦乞勑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祗奉親顏仰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再效犬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懇切謹具奏聞

昔人云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

孝獨惜僞朝二字昧非忠孝合一之理耳陳公發

乎至情無所矯拂是以舍彼而錄此



劾元輔奪情疏　　吳中行

奏為因變陳言竭愚衷。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
事。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
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為事未徼應。荷蒙皇上作
養洪造。思效涓埃之報。靡辭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
官守者能圖之。臣察所當剌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
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即今日之大者要者
為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
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

續正所以觀

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皇上眷倚愈篤。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為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即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於國。則輕於家。臣人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是舉也。為萬世之綱常無

出父之至
情相感動
可泣可洟
有人心者
宜於是焉
變矣

繫四方之望，况據依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

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

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心相體焉；謂

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

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孫壯至

強，孫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耆，音容消

睽，彼此未覩，而今長逝於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

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竊

日見其衰絰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為悲哀者

人皆爲之酸楚而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嚥哀茹痛於廟廊之上且責之以紆謨央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聯體者出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體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體乎體者禮義之宗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達方遜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

卽其言以責其人將何說之辭

不主之迹而歸以不韙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里談巷議乎夫輿情未厭華而無庸而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於海寓之閭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協丕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爲賢輔弼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墜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

滿。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胄之士。處輔弼之臣。即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許之後世議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訃聞。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贅辭。尤賊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婉迂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大婚之期。臣竊有以諒其心焉。臣子之於君。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

徵識憲剌
無一簡語

所逃也夫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瀆不止則尤有所
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
遇也夫皇上有殊絶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
不忍者然則所望以卹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況卹一時之情正所以安其
心而責效於他日全一人之節正所以端其身而錫
極於兆民則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社稷爲生靈
而臣則謂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爲社稷爲生靈
也皇上誠慮襄親覽講學圖理日召見大臣益明晉

國家事不以眚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圉僅寧而後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躋靡凡元輔所深望者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賓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密其給假營葬竣事趨朝暫徃還來以副倚注斯君恩親誼二者臣患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彝倫攸叙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灾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

說記史職上去尤翰林两諫所未及

愚所嘗匪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聖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仰爲隱默亦匪瘝曠顧不優游清華而敢於干犯雷霆哉然昭是非垂勸戒亦史臣之職與其記述於簡冊以彰穢示懲孰若披陳於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

復菴之於江陵師弟也事師之道無犯無隱形之

彈章可謂無隱矣而字字婉曲語語周旋都未有
涉於犯者師弟居五倫之一以道義相切劘若復
惓惓者其亦可矣

精微之
發於毫芒

陳務學之要疏　　高攀龍

臣觀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謂之日明明。雖以堯舜之聖。不過明其峻德。爲明明后也。故明明后者。必明令德。明德者何。人之心也。人心本明。有不明者何也。心本明。又須人自明之。故放於外則不明。復於身則明。着於欲則不明。循於理則明。動於氣則不明。安於正則明。荒於怠則不明。存於敬則明。鶩於動則不明。主於靜則明。其明與不明。在一念轉移間。如反覆掌無難也。今陛下臨朝。百官肅肅於下。陛

下肅肅於上陛下之心無不明也陛下臨叅百執事肅肅於廷陛下肅肅於位陛下之心無不明也然而未爲明也何者朝叅之頃陛下之心無不明陛下不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方寸中不着一事豈非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乎是所謂心復於身也循於理也安於正也居於敬也主於靜也是所謂不放於外不着於欲不動於氣不荒於怠不驚於動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得此知吾心之明本來如是不爲造作也然後陛下知吾心之無累即天也吾心之

天即理也

有主即上帝也故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心一刻放失即二其心非所以事上帝矣夫然後深宮之中得肆之地欲不凛然保之不可得矣至於深宮之中得肆之地凛然保之而後爲明明之德夫然後陛下讀聖賢書知無一字不言心無一字不言心之明而津津有味焉至津津有味於書而此心之保不難矣自昔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未有不爲賢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之道如大學一書旣講於

經筵。入於聖慮。以爲即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於天下。裕如矣。推而廣之。宋臣眞德秀大學衍義。不可不讀也。再推而廣之。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不可不讀也。陛下盡心於三書。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無不明也。又如此。戎政尚書克纘論選侍一事。陛下念聖母則寬選侍之罪。念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無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

蒙之害
謂此爾矣

不可不明也。一或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大孝大忠。皆可反黑爲白。何事不可指鹿爲馬。昔宋朝欲貶蔡確。嶺表。宰執恐開端。朱熹歎曰。使後世見無禮於君。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必此言夫。今務隱諱而已。將何所不至哉。事有不辨於至微。究將貽禍於無窮者。皆歷歷可數。在陛下多講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則知左袒鄭氏諸臣。大義豈容不討。何可一日復令居輦轂下耶。臣蒙陛下擢於廢棄。垣

須從此地
滑楚

於朝廷入閣月矣見陛下真有為堯舜之資天下真
可被為唐為虞之福而禍亂未已治平未臻羣臣之
言鉅細畢舉然舉而措之在陛下一人所以轉天地
之運握宇宙之樞提挈綱維兼總條貫又在陛下一
心不然如無舵之舟無輪之車何所執持何所適從
乎臣故舉要言之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
以出治始得弘濟於艱難建中興之大業也臣非迂
言四十年體驗於身心考究於經史信其理之必然
食芹而美曝日而温以獻至尊臣老矣不能久事陛

下。不敢不畢其所欲言。伏惟聖明。少垂察焉。

方是時煬竈蔽明天下事難言矣此疏以明德立論而歸其要於求放心金玉中寓有藥石至於論李選侍一事尤足定春秋之案而破舉朝紛紛之口說者謂先生遠宗程朱近追羅薛豈溢美哉厥後以申明職掌故竟罹殺身之禍悲夫



陳共學之原疏　　　　鄒元標

頃接兵科朱童蒙一疏、爲患臣議開講學之壇、國家恐起門戶之漸、欲臣等安心本分、愛惜精神、以東林爲戒、及法度風俗、進退賢不肖等語、屬望臣等、思深哉、科臣乎、臣有味乎其言之矣、先王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只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與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術、其道無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海濶天空氣象

王道平平。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厚。總皆造化生機。浩浩長安。大成大小成小。德可成才可達。盡是皇上大澤。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不有。辟宮會館。舉月鄕林。賁語新聲。拂耳如雷。豈獨得此寥廖則古昔談先王之儒紳耶。豈獨多此海內衣冠萃正之壇坫耶。臣嘗思之。千古來自吾夫子振鐸東魯。孟軻氏繼之。唐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所謂不傳者。必有指

王宋高諸儒並起我明益光大有耀臣等欲爲孔孟求衣鉢之傳童蒙獨不思爲東魯延箕裘之緒乎臣志學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舉孝廉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後

講說便消遣不去

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患難未嘗隕志所藉朝夕切切者無論他省即東魯劉孟秋朱洪謨王汝訓其師友也記得隆慶丁卯戊辰間徐階嘗圍集諸計臣千餘人手書識仁定性二書與諸士人商度今未嘗以

新明妙

語默業

是以徐階相業，神宗朝癸未、乙酉、丙戌，講臣等亦每集於演象所，日有講論，時執政諸臣亦嘗過而問焉。後生不知，今元輔所知也。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塊壘，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者，道學一語，端爲濟危救苦良方，非并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講學，忠實頗有，徒盡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勳藝旗常，了不得本分事，生是虛生，死是

虛死朽骨青山黃鳥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頹墮自甘者也臣又有言焉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昔朝貴自蚊意見一倡衆和幾淆清議懲前覆轍不在臣等臣心在光天化月之下身在藩籬垣墻之界聞童蒙之言惟自鞭自策更復何疑臣又思詩云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古人求友必有嚶鳴相合臣等求友未得和平之韻先來同類之疑頻罷臣以爲倡學者之戒

臣歸爲願則之民足矣願陛下經筵日講爲諸臣先
無以臣等阻千百世共學之心斯文幸甚世道幸甚
國家幸甚

先生屢遭貶斥百折不回所得力於講學者居多
此文以體之身驗之心者而形之奏疏故侃侃諤
諤直從醉夢中喚醒迷人當時有請廢天下講壇
者不知何以施顏面

不賓不師
流弊至此

面恩陳謝疏　　　劉宗周

陛下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懈者總以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用之也昔者堯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使人故能成勛華之治陛下亦嘗搜羅遺賢遍天下乎而所嘉與而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捷利口爲才謂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卽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

上旣親視天下士故天下亦從風而靡

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於堯舜而堯猶康衢必訪舜邇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智陛下聖明天縱卓絕千古諸所擘畫出群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爲莫已若而不覺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爲不及益務爲謹禀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遂無可與托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特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憑一已之獨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悉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爲

學堯舜之學何至見小利而急近功

內降方且爲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然則兵以不戰爲武刑以不殺爲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符堯舜聲色不御宴游不邇危微之訓固已得其大端至於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之不已流而爲猜忌猜忌之不已積而爲求歲人心之所以潛滋暗長而不自知也於焉嘿識此心之出於道者正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

三君皆爲
英明所誣

則隨此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邊境舉而措之。陛下以一日堯而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則堯舜之心也。心之中即堯舜之中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不爲堯舜更無下堯舜一等可爲。昔宋神宗用王安石用兵西北。紛紛言利以新法禍天下。則功利之毒也。漢宣帝生民間周知情僞。用法無私。趙蓋韓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於孝

宜則刑名之過也。唐德明强自用。指姜公輔爲賣直

耻見屈於正論。而甘受欺於羣小。卒有奉天之禍。則

猜忌壅蔽之爲患也。此皆三代以後。不數得之英主。

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乎不可以不

學故也。伏願陛下超然遠覽。學堯舜之學。行堯舜之

道。今已以用天下之賢。省刑薄歛。與天下更始。乃始

制禮樂以化天下。直接三千年道統。則宗社幸甚。斯

文幸甚。

龍比之忠直。韓陸之懇切。程朱之深醇。無所不備

有臣如此何忍棄之

直陳轉亂爲治之機疏　劉宗周

職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於萬難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啓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爲一時強藩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職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效不旋踵况聖明在御之日職是以慨然切有請也自十餘年來謀國無良寇氛孔熾震及宗社朝廷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恭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尚乎刑名政體歸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日

底於壞者故自廠衛司譏訪而告訐之風熾自詔獄
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
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佞之風日長自三尺
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錯
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絲綸而
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叅罰在錢糧而
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自敲朴日煩而民生瘁自嚴
刑與重歛交困而天下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
之功能薄自監紀遺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

而將日儒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儒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幷窮於督撫自朝廷勦限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免無罪使生靈益塗炭事急矣疊夷一旦撤撫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可覩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刻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竟以单詞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又以過戇坐辜使朝廷無可啲之風此其所關於國體人心又有非淺鮮者於是求治愈殷紛

一味培養元氣自能起死回生

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能説投閒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於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爲厲階遂幾於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至徒倚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至輕言紛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已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

豈益安民只得如此不知者視爲迂濶矣

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措術以收天下洋漁之人心。而且達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禎宗賢以改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三大釁者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內外交困也。顧此蚩蚩潢池言勦言撫。撫非定筭。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繇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乃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

窮而自解來歸。詠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不損一矢。而畢此役。自此四方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後。而又奚煩於觀兵哉。此聖人治天下之明效也。

讀前幅甚於痛哭流涕。讀後幅愈於美玉精金。果行其言。天下事尚可為也。當日有君無臣之嘆。恐亦旁觀者過計耳

釐正文體疏　凌義渠

皇上深軫生民害政之慮。功令日嚴。士人久沿譸張爲幻之風。宿習難醒。必明開條欵。著爲章程。如川行之有隄防。方是遏其橫奔潰决之勢。如車樞之有軌範。方是正其詭遇獲禽之思。不則泛泛悠悠。即懲創之。亦已後矣。謹擇其切要。列爲八條。以俟申飭。一曰崇經。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及門之從。皆身通六藝。漢承秦火之餘。以明經取士。當時大儒。若董仲舒劉向蕭望之輩。皆兼通數經。我國家雖分經取士。然

未能擺貫六經而驕語學問差甚

未嘗不色貫其博雅淹通也蓋天地間名理畢具六經不惟大事業出其中即大文章亦莫能外今士人本經業多鹵莽他經猶不寓目朝夕誦讀惟是坊肆濫刻何當施用若能大其精神研經味道文采藹藹必有可觀從今場中試卷必全場能博涉經書融會貫趣者亟收之其浮華不根跡淺無味者勿錄也二曰依傳夫傳註爲六經羽翼當年大儒若二程朱子蔡元定胡安國陳深輩皆精心理解提要鈎玄闡前聖之奧惠後學以梯航聖祖須文學官爲程士法式

合傳問經是欲入門而不登堂也

善喻

諸士體其成言自足發揮經義何乃明棄師說臆空求奇畢曲經而背周行忽理茫而幾躍冶悖違詁訓倏棄前修無怪一入仕途輒多不軌不物自今制義必準傳註其明爲背謬者槩勿收錄三日切題夫有題然後有制義近日士人全無體認漫衍浮夸掩卷讀之不知何作夫無儀的而妄射雖中絲毫不爲巧無根底而敷華即炫衆目總爲妖服官而不顧職業營私而不顧身名此生心害政之左驗也自今試卷必須切題闡發有全不相蒙者雖工弗錄四日當體

大體之壞猶戕賊其四肢而號爲人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

書曰詞尚體要。制義有體。猶身有五官。雖貴神俊。而位置不可顛越。近日士子藐視矩矱、恣意猖狂。則顛倒甚也。限字有格。而或汎濫浮溢。冗至千餘。則駢拇枝指甚也。或題中虛字。不過助語。而牽纏不已。則支離甚也。又案牘俚言。漫入聖賢精語。則猥鄙甚也。至割裂扳扯。恢張高大。非其文義。則荒唐甚矣。凡皆體要不存。踰閑蕩簡之先証也。自今取士。須準先輩法程。違者不得混收。五曰達詞。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言貴達意也。易曰。風行水上。渙。天下至文。貴自然也。沈約亦

云文有三易句易讀字易解使事易知近日有一種不可解不可讀文字實多晦澁不通而號僻者喜之試觀唐虞三代及漢唐宋諸大家曾有此否即殷盤周誥聞近倔聱詭者猶謂出於伏生年老之訛况其後新莽援之作大誥以欺世夫新莽之心術不可學新莽之文焉可學乎自今爲文惟取達意爲上其晦澁不可方物者必斥不錄六曰讀史夫名理具在六經而行事載諸列史有能廣搜博覽考古知今則事變糾紛自能洞觀其要故武侯云才須學也士人但

不讀綱鑑勢管窺

不讀纂要之書

知塾師錮塹自甘蔽塞聰明。即歷代史書或難遍觀盡識。而通鑑綱目何可不寓目經心。從今試卷須遍閱二三場。必其洞晰古今傳雅成章者。方准收錄。若舛錯虛浮者。縱首場可觀。必勿許錄。七曰華偽。夫書有真偽。旨趣自別。有識者何難鑒裁。自經書列史外。諸子百家。其可供文人薈撮者儘多。近有一種偽書淺俗猥庸。讀如嚼蠟。所載帝王周孔之言不根經傳。無識之人。津津稱引之。凡以飭詐驚愚誣民惑衆。其於真正莫大文章。反蔑如也。棄周鼎而寶康瓠。擲隨

此一款即崇經讀史三款之內然非特加甄別不可

球而憐魚目此詐僞得售之象豈盛世所宜有乎自今士子不妨傳極群書而究竊謬僞者必斥八曰識務語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國家以文章取士正欲於毛穎間覘其經濟邇來士子全副精神祇寄首場至於後場不過隨時軼砌一切世務原無講究主司鮮能留意真才前場取中始覓後場前場偶落後場即有賈董真才何繇物色士之鶩浮華而闇寔用則始進之路然也自今取士參酌後場其有練習藝典通曉時務如天文地理兵農禮樂屯鹽鼓鑄律令河

渠之類。能舉大義而中機宜者。即前場不中。亦必收之。若虛謬無當。前場可觀。亦弗錄也。夫文事必兼武備。斯時猶為三年之艾。諸士中有能演習武書。及百將傳。而能發揮中窾者。猶當急收之。遠可備中樞節鉞之選。近可資郡邑保障之材。在於遴擇者加之意云爾。

每言舉業一途。絕無裨於天下國家。若以此為功令。着實舉行。則文章事業合而為一。前輩諸名公歷歷可數也。後人襲取粧點。與身心了無干涉。何

怪乎當官覆餗也甚哉凌公之言當爲後世制科法
程不特一時名號也

或曰參酌後場意非不切莫若舉三場而各殊其
編號三場通取者爲上二場合取者次之三場有
一取而文義稍長者又次之又閱文以二場爲主
三場次之首場又次之則真其才出矣此論起予可
補凌公所未備

